

旧渔网(外一首)
 ■ 张春玲(浙江)

站在灯塔的半腰
 收获满目的碧绿和湛蓝
 潮水的热情,穿过拉网式的围栏
 在人群中穿梭
 这是要寻找谁的脚印?
 此刻,我仿佛看见威尼斯利多姑娘
 扬帆过海,岛礁建城堡
 西洋饮料鼎沸,沥出海水的结晶
 鹭鸟甜蜜的歌喉
 唱向赛尔码头的风

诗人的心思挂上旧渔网
 更如时光剖开几条新鲜水鱼
 烟花从暮色中闪出
 星空点点汗珠
 夕阳熔金
 反复熨烫不平静的波澜
 陌生又熟悉的马达声……
 灌满我的耳朵

眩晕

谁撞击了火星? 星花四散
 光泽极速消失
 黎明前的黑暗
 在空空荡荡的躯体中翻滚
 天空朝着逆时针的方向转动
 脚下的石头也在激烈的摇晃

一只丢失了翅膀的蝴蝶
 在风中旋转
 深奥的实验室里,灯光灰暗
 白老鼠的眼神暴露出
 它暗然和虚幻的生活
 月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雾色
 让柔和的空间,治愈我的眩晕

一张老照片
 ■ 周雄(江苏)

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小公园里
 瘦削的父亲举着相机
 将我定格在时光的深处
 山间溪水潺潺,鸟语绕着花香
 阳光洒落,林影鲜亮
 远处草木层叠,山峦起伏
 岁月,像一只陀螺
 被生活的步履,不停抽打
 直到父亲的眼角
 一圈圈转出沧桑的年轮
 今夜,月光沉入水底
 把尘封的年华捕捞上岸
 指尖拂过泛黄的照片
 小小的我抱着一棵大树
 嘴角上扬,露出灿烂的笑容
 光阴虽如流水般匆匆逝去
 那一帧美好,依旧清晰而温暖

玫瑰的思念
 ■ 朱永明(甘肃)

玫瑰叶在花丛中摇曳
 宛如绿色的波浪
 把思念传递给远方漂泊的游子
 它让我忘记他乡的孤独
 忘记生活的纷扰
 却忘不掉,那一缕玫瑰清香
 那一朵朵盛开的玫瑰花
 是儿时记忆的呼唤
 把梦带回
 老屋炊烟袅袅的黄昏
 只要闭眼,它就在鼻尖
 香甜的味道化作暖流
 流入游子的心房
 滋润着思念的田野

寄语高考
 ■ 林凯(陕西)

六月的风
 带着栀子花香
 与千万个年轻人呼吸同频
 在一张薄薄的纸上 抚平定论

眼前的路
 伤在心里,结成了痂
 痂的下面
 是更硬的骨头

摔过,跌倒过的同时
 也看清了地面的纹路
 风会停,雨会歇
 那条路 正长

一朵云

■ 伍蓓(江苏)

一朵云
 卷舒悠然行了万里
 凝赏苍峦起伏翠色凝碧
 风卷走了一角,又送来发黄的时令
 凝赏沧瀛浩瀚水趣盎然
 江南古巷落花和雨
 凝赏洱海雪山皑皑月映
 泉亭西湖柳浪闻莺
 凝赏漓江暮色山水剪影
 幽洞飞泉吟啸山林
 愿身若一朵云

梅雨季节来临时
 ■ 娄权(广东)

他奋力奔跑
 想把圆润的雨点
 甩在身后

他穿越绵长雨季

走进一片晴朗
 重回母校的课堂
 奔赴一场温暖的捐赠

雨季将至
 校园里会长出一朵朵伞花
 粉色 黄色 蓝色,还有绿色
 伞花下流淌自信、青春的歌

喜悦漫过心房,他微笑
 “我终于活成了一束光”

美好生活(外一首)
 ■ 张渺冲(陕西)

我把生活
 写进文字里
 拍到视频里
 放在记忆里

油腻的街巷变成人间烟火
 蒙尘的花也瞬间明亮
 人与人的摩擦恰是熟识的证据

我不能不喜欢生活
 也不能不喜欢文字视频和记忆

相遇

海边的浪遵守他节律
 涯边的岩石层层探起
 你是不认识的海鸟
 着一袭素净的红衣
 欢笑着飞来
 又飞去
 海面上有光柱照着空气

组诗·村庄旧事
 ■ 廖日春

村庄是一本残缺的画
 风卷走了一角,又送来发黄的时令
 老灶台沸腾陈年旧事
 老人拾起又添新趣
 过往的点滴如炊烟般浓淡
 母亲有时也唱点小调
 姑嫂与针线是河边捣衣的闲话
 那株老榕挂着的古钟声遥遥远
 日夜响在游子的心坎

青瓦

背着太阳落下相思的苦
 炊烟升级寻觅散落的云朵
 风已凌乱刮过门前沉闷的台阶
 青苔爬满母亲光滑的额头
 饭甑陈旧了留下岁月的抓痕
 这个家,燕子隔了万里也熟悉气息冷暖
 时光挽留着时光,

那脚步时有古音的回响
 青灯落寂细述针针密缕
 异乡孤栖异乡的高楼花草
 掸去喧嚣与骚动
 穿过云月拂拭青瓦上的尘

石头

叠立神梢扬起山的魂魄
 故乡的路是我胸腔蜿蜒的血脉
 涛声从脚踝奔向梦的云端
 苔藓装饰了岁月的苍老

夜行

不要说黑色是魅影狂恋
 会笑的眼睛里滋养一泓水潭
 新月眨着半眯缝眼的神秘
 夜风抛来碎银三两
 往昔的故事摔入泥沼
 不老的执念是夜行路征的明月

石榴

榴枝挂满出阁的羞怯
 母亲摘来星星滚烫了心思
 鸭子抗议着瘦了的小溪
 青鸟栖身枝桠满眼落红

做一个蓬勃的人
 ■ 杨慧(山东)

是风,递来一墙细密的香;
 绿荫深处,光斑缓缓游荡。
 夏斟得太满,顺着叶脉流淌,
 五色米在瓷锅里轻轻发亮。

樱桃捧出玛瑙,枇杷悬着青芒,
 布谷声把节气擦得透亮。
 旧花落尽时不必惆怅,
 新蝉正爬上垂杨。

此刻我站在斑驳光影中,
 接住整个季节垂下的光——
 日子要缓缓地过,
 人该蓬勃地生长。

罗平油菜花(外二首)
 ■ 美丽之源(广东)

谁持彩笔绘奇章,泼浪流金漫野香。
 峰涌青螺花涌浪,一春浓淡入诗囊。

汉中油菜花

三月秦巴浮翠烟,鎏金泼野到云边。
 春风亦解寻芳意,一晌醺然沁客衫。

阿尔巴斯山古突厥鲁尼文铭文考察有新解

■ 乌日根宝音

义为《豹子门之山沟》。经多次实地考察,笔者不仅直观掌握了铭文的地理环境,还通过细致观察,形成了对部分铭文的独立解读。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游牧地带和农耕区域的交汇之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地区文化遗存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阿尔巴斯山便坐落于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其山势连绵、地形复杂,为古代文化遗存的保存提供了天然条件。

铭文所在的附近区域还有不少岩画,内容包括鹿、羚羊、人面具以及其他动物等。这些岩画风格古朴、线条流畅,生动展现了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岩画与鲁尼文铭文一同构成了该区域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它们相互印证,为我们了解古代该地区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线索。

本文仅聚焦于铭文第一行展开考察与解读。我们解读为《冷门之山谷平地(tona qap-ig qud'ig'i)》。其中,鲁尼文“ton”有冷冰冰、冷峭的意思;鲁尼文“qap'ig-”表示门、门口,在现代蒙古语中,“qabqag”有盖子、箱子盖、壶盖的意思,“qagalg-a”则表示门,这些词汇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仍被广泛使用,这也体现了语言的传承与演变。

古突厥鲁尼文三大碑铭中提到,其征服范围曾抵达“qap'ig-铁门”。“铁门”是中亚著名的险要关口,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

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突厥碑铭中提到的“铁门”可能即指这一地区,它象征着军事或自然屏障。通常来说,被称为“铁门”的地方都具有战略要地的特点,往往是进出大都市的门户、商贸往来的枢纽、运输物流的关键节点以及官府驿道等重要交通要道。7世纪时,突厥汗国与波斯萨珊王朝曾在此地对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对这一地方进行过描述,其记载进一步佐证了“铁门”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另外,鲁尼文“qud'ig'i”表达的是现代蒙古语中“kindai”的意思,即悬崖、谷地坳沟、山间盆地。《敬敬告碑》第27行中出现的“sub'i qudi”,意思是河谷平原,这为我们理解“qud'ig'i”的含义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阿尔巴斯山的黑龙贵之谷还是古代从于都斤到长安(西安)的重要通道之一。作为交通要道,这里必然见证了无数的商旅往来、文化交流和军事活动,铭文的存在或许也与这些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结合当地地理气候特点,我认为这个铭文有可能是在秋末冬初所刻。因为阿尔巴斯山的黑龙贵之谷在那个时候气候较为寒冷,尤其是悬崖地带,寒冷的特征更为明显。这种寒冷的环境可能在铭文中有所体现,也影响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区的认知和命名。(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那雷声 那炮声
 ■ 马钊亮(山东)

世的大伯就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大伯浑身上下被固体汽油弹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伤疤让人触目惊心,双耳还剩半个并卷曲着,手指弯曲变形,扭曲的像鸡爪一样。大伯最难熬的就是夏天,身上大面积汗腺烧伤破坏,排汗降温受到了极大影响。与他在一起最喜欢问他打仗的故事,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一边骂着美国鬼子,一边讲战友的英勇事迹,有时也会留下浑浊的眼泪,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们。原来大伯也是感性的人,原来感性也会影响人的。大伯的大儿子起名“中朝”,二儿子“中华”。参加抗美援朝是大伯一辈子的高光时刻,是他一辈子最光荣的经历。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天空飘着丝丝细雨,东风柔软的让人无力。我第一次到烈士陵园拜谒了1985年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两位烈士,他们是我的同村老乡,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我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一直对他们有深深的崇敬之情。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去现场看望他们而惭愧至极。他们中一人是战斗打响后,以最快速度直插到高地的主峰,搜剿残敌时,被敌炮火覆盖,壮烈牺牲在405阵地的

顶端,被迫记一等功。另一人是带伤抢救运伤147名,途中不幸中弹牺牲,被迫记二等功。两位英雄为国捐躯,是全村人的荣耀,邻居们几十年照顾帮助他们两人的家人,两人的弟弟被安排了正式工。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位英雄从没有被遗忘,他们还活着,音容笑貌一直都在。老家因为英雄辈出,代代传承,因此被称为“红色村庄”。

清明时节,蒙蒙细雨依然笼罩着烈士陵园,松涛阵阵中,仿佛听见历史的回响,那些英雄的灵魂在纪念碑上,正静静注视着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走出陵园,耳畔的雷声仿佛又响了起来,与当年的炮声重叠了一起,炮声和雷声此起彼伏。雷声是炮声? 炮声是雷声? 雷声让我们忆起英雄们冲锋陷阵的炮声,炮声让我们安享和平年代的春雷声。再回首,陵园一排排的烈士墓碑,挺立着像极了苍翠挺拔的青松,整整齐齐地依稀看到了他们当年列队训练,接受亲人们检阅的场景。

清明时节,本文谨以纪念为共和国英勇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

一段人生一首诗

■ 京城青霄(北京)

香港的庙街夜晚,人来人去,熙熙攘攘。穿过一系列美食摊位,女儿的目光被一个卖小玩具的摊位吸引。一只简单的中性笔,上边加了一个红色的小拳头,动一动机关,小拳头就会打出来。“小美女呀,买一个这个玩具吧,好玩的啦。”一个身穿雪白运动服,带着深粉色运动帽的“姐姐”说。玩具不贵,付款买下后,这位“姐姐”和我又聊了几句——她的家乡在无锡,父亲早年来到香港,在这里生下了她,父亲早已不在,遥远的无锡家乡里,还有她的堂姐堂妹。“她们去年来香港玩,五个人过来,我们一大家子在一起,都哭了好久呢!”“姐姐”的普通话很好,我们都能听得懂。“你们猜我多大了呀?”她话锋一转。“五十岁? 七十岁?”我们迟疑地猜测着,不是为了讨好她,确实难猜。她的性格像一个活泼的少女。“七十岁啦!”她嘟起嘴唇,唇上是厚厚的大红色口红,隔空给了女儿一个吻。“小美女,好漂亮哦!”转身她去招呼下一个顾客了。我和女儿在刚刚的几分钟里,听到了一个家族的故事,草草几笔,白描出一个女子的大半生,以及她如火焰般的生活态度。“生如夏花之绚烂。”走到夕阳的平凡人生,也可以盛放成一首明亮的诗。

二

几天前,在珠海,因为孩子海边玩水,两双鞋子都湿掉了,所以我带孩子去了拱北口岸负一楼的地下商城买鞋子。卖鞋子的不知道是一对小夫妻还是小情侣,很年轻的那种,二十刚出头。他们很热情地向我们推销着鞋子。“妹妹,这个款有你要的码数!”“妹妹,那个粉色的没有,这个紫色也很好看!”广东人管小姑娘叫做“妹妹”。我们买了一双鞋子,价钱不贵,鞋子质量很好,男孩子在盘点货物,女孩子帮我把孩子的鞋子装起来。他们两个很开心,洋溢着生意做成的快乐。他们的脸上,还没有生活艰辛的磨砺,也没有中年人世故的算计,也没有带孩子的疲倦,也没有婆媳或者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矛盾的痕迹。我羡慕他们的热情和快乐,以及那种一起打拼的青春的气息,希望这对小情侣的生意兴隆,长久地恩爱下去。“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这样干干净净的青春模样,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的诗。

三

海滩的旁边,有一道海堤步道未开放,长长的。星期天,海滩上布满了来玩沙子的孩子,有一位男子,背着双肩包,双肩包上拴着一大串气球。这一大串上有花朵,有笑脸,有传统的圆圆气球。粉蓝嫩紫夹杂着彩虹色,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由一根孤独的线牵引着。像是一串奇异的葡萄,又像是一个美妙的梦。他来来回回穿梭着,孤独地走着,并不吆喝。或许是他身上的清冷感屏蔽了周围,也没有孩子缠着大人购买。海堤步道的尽头就是海,无边无际。轻盈的一大串气球在他的背包上移动着。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或许他仅仅是个单纯的小贩,但是在当下,他隔离了喧闹和纷杂,带着他轻盈的梦,走到了他的海,去看他的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那一刻,他的人生安静成了一首诗,只给自己看的诗。有人在灯火里谋生,有人在柜台前相爱,有人在海边守着一串气球,有人在一旁静静观看、记下这一切。所谓生活,不过是无数段平凡的人生,彼此擦肩、彼此映照;而每一段人生,不论热烈抑或清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写诗。愿我们都学会温柔地凝视他人的故事,也不忘好好书写自己的那一首诗。